



话 剧

# 飞吧, 鸽子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34.7

5

## 飞吧，鸽子！房 子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 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 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125 字数70,000 印数1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192 定 价：0.27 元

## 话剧《飞吧，鸽子！》序

人差不多都喜欢看戏。戏差不多都是写人的。台下的人看着台上的人，关心着台上的人；台上的人曲折地反映着台下的人，影响着台下的人。如果确是好戏，台上台下，人们就那么和谐地相互作用着。遇到好戏，我有时边看边想：第一个发明演戏的人，该是多么聪明，他为人类的文化生活真是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当然，这想法有些近乎傻，戏剧象其它的艺术形式一样，不会是一个人发明的。所以，戏剧史上似乎也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考证和记载。

写戏和演戏，有人讳言宣传。似乎一说宣传，艺术就不存在了。我看不必，其实也未必。

宣传二字，按辞书的解释，宣是宣布、传播的意思，是发泄、疏通的意思；传是传授的意思，是传布、流传的意思。古人说：“有善而弗知，不明也；知而弗传，不仁也。”可见，宣传二字对艺术创作而言，一般并非贬词。创作的作品既是给别人欣赏的，既是要“宣布”出来，“传播”开去的，那么，古今中外哪一出戏不是宣传？广而言之，又有哪一首诗歌，哪一部小说，哪一幅绘画，哪一尊雕塑，哪一支乐曲和民歌不是宣传？所以说不必讳言宣传。

不必讳言而有人所以讳言，是因为把艺术和宣传对立了起来。一说宣传，艺术就不存在了的情况有没有呢？这种情况是有的，多年来，在反右不反左的影响下，的确出现了一些公式化、概念化、图解式的作品，但本来不该如此，所以说其实未必。文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，它有自己的规律，也就是艺术规律。把文艺和政治完全等同起来，其结果只能是实际上取消了文艺。若干年来，由于文艺上“左”的和右的影响，特别是“左”的影响，一说宣传，一定得是千篇一律的政治概念和枯燥乏味的死板说教。似乎宣传就不能讲求艺术创造、艺术感染。这确实是一说宣传，艺术就不存在了。写到这里，不禁使人想起杭州的著名面馆。一说是面向工农大众，就把素享盛誉、脍炙人口的“虾爆鳝”、“片儿川”等等干脆换成“阳春面”。而“阳春面”也风味全非，滑润可口的面、鲜美清爽的汤，竟变成了混浊的盐水泡面，似乎工农大众命里注定永远不配品尝名菜名点。这当然是说的前些年。

戏毕竟是戏。它是艺术品。即使是直接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广场剧、活报剧，也同样要讲求艺术创造、艺术感染。我小时候第一次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真是义愤填膺、热血沸腾。要不是剧情转换的快，演员在围观人群的一片斥叱声中赶紧声明是在演戏，我也要人丛中冲进去了。

所以说，问题不在于宣传，问题是在于彻底除掉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，努力清除那些拙劣的宣传（如果那也配称宣传的话）的影响。至于有人不屑于去创

作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所谓“宣传品”，认为只有创作“生命力更强的不朽之作”才算是真正的创作，那仍是因为对宣传没有想通。结束了多少年来的几次大折腾以后，现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民族，多么迫切需要产生一大批象《子夜》、《家》、《雷雨》等等的朽之作，来和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相称，这多么需要人们的奋发努力、艰辛创造。但是，这决不排斥而且同时应当提倡直接间接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作品。象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白毛女》等等直接配合当时政治任务而又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面貌的作品，不同样是不朽之作吗？

房子同志的《飞吧，鸽子！》，从草本到演出本，从彩排到公演，到电视转播，我看过多次，几乎每一回都很有兴致，并不只是觉得在替文艺界的朋友履行某种义务。我是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。而且，明知是在被宣传，但我乐于接受这种宣传。剧中的那几个人物，那几个人物各自的生活经历，对人们来说是那么熟悉，那么亲切。而舞台上展示的生活画卷，那些正确与错误，善美与邪恶的矛盾冲突，那些抑郁忧愤、快乐兴奋的感情旋律，正从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我们这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脉搏。对于剧中人常静之，起初我很烦她，后来我倒渐渐有些同情她；越看越想越觉得不能光是怪她，恼她。是我们的一段历史，一段不应重演的历史，造就出了她的那些毛病。责任不能完全由她个人来负。但是，在“四化”的征途中，她必须改正自己思想认识上的错误，除掉那些精神枷锁和思想上的灰尘，不能就这么一直顶着，否则就

要掉队了。人们相信，因为这类同志的本质是好的，为了祖国的富强、人民的幸福，为了日后真正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奋斗目标，其中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会做到这一点的。

《飞吧，鸽子！》是浙江省第一部以“四化”建设为题材的大型戏剧作品。在北京、杭州等地演出并经中央电视台转播以后，观众的反映是好的。当党的工作重点转向“四化”建设以后，作者立刻就去第一线深入生活，这是这出戏成功的重要原因。这出戏经过浙江话剧团、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同志们的舞台再创作，经过文化部顾问周桓同志的指导帮助，演出对剧本可以说是锦上添花，相得益彰。

这出戏的剧本就要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。祝贺它能因此得以和更多的观众和读者见面。

读剧本自然没有看演出生动。但以个人的体会来说，对于好的剧本，在阅读过程的沉思中，有时会得到从舞台上得不到的东西。

于冠西

一九八〇年七月五日于北京

## 人 物

- 李志禹 东宁港建设指挥部副书记兼指挥，男，五十八岁。
- 常静之 东宁港建设指挥部副书记，女，五十九岁。
- 沈裕民 曾被打成“国际间谍”的港工专家。后为东宁港指挥部总工程师兼副指挥，男，六十五岁。
- 沈若梅 沈裕民的大女儿。日名“真山梅子”，日本某工业公司工程师兼翻译，三十三岁。
- 沈 彤 沈裕民的小女儿。东宁港建设工地电焊工，二十五岁。
- 常 明 常静之的儿子，沈彤的男朋友，远洋船船长，三十岁。
- 汪逸飞 沈裕民的学生，沈若梅过去的男朋友，东宁港指挥部工程办公室主任，三十八岁。
- 林大爷 老渔公，九十岁。
- 海 生 林大爷的孙子，海军复员战士，灯塔的灯守，二十八岁。
- 海 芹 林大爷的孙女儿，开挖工区安全员，二十四岁。
- 刘国柱 海军复员战士，老灯守，男，三十多岁。
- 真山武郎 沈裕民的岳父，日中友协会员，八十六岁。

山田一男 沈若梅的同事，日本港工工程师，男，三十一岁。

园川信二郎 日本港工专家，沈裕民的同学，男，六十多岁。

小 丁 打字员，女，二十二岁。

大 副、海 员、秘 书。

## 序 幕

〔波涛汹涌的大海。乌云滚动。〕

〔一道闪电划破海空。闪电中一只白鸽张开翅膀冲向暴风雨。〕

〔一艘高悬着五星红旗的远洋货轮搏击着浪涛在暴风雨中航行。〕

〔白鸽绕着远洋船翻飞追逐。〕

〔两道光束照出远洋船的驾驶台。船长常明亲自在驾驶。他不时地观察着电视摄象机的荧光屏。〕

〔大副手持电报上。〕

大 副 船长，电报！

常 明 念！

大 副 （念电文）“引进设备不必回沪，直运东宁港，务必安全到达。远洋运输公司”。

常 明 不回上海了？要我们直运东宁港？

大 副 可是东宁港在哪儿呢？

常 明 海图！

大 副 海图上没有这个港呀！

常 明 这儿，东宁山！按指定的经纬度，边作业边航行。

大 副 这简直比麦哲伦绕地球一周还难哪！

常 明 东宁港是党中央审查批准的港口工程，关系到四个现代化，咱们船又是引进国外设备的第一个航次，怎么也得按时运到！（观察着电视摄象机）哎，那是谁？快回来！

〔浪涛冲打着甲板。

大 副 回来！这么大的风浪，还在前甲板干什么？

常 明 把他拖回来！

〔大副下，拖海员上，海员双手捧着一只白鸽。

大 副 你想创什么奇迹？嗯？

海 员 这只鸽子跟着我们船飞了二十多海里，刚才扑到我们的五星红旗上。

大 副 你该受奖了！

海 员 什么？

大 副 这是只受了伤的日本鸽子！

常 明 日本鸽子？

大 副 是信鸽，还带着一封信呐！是到咱们中国来的。

常 明 真是奇了，鸽子还认识五星红旗？

大 副 （看信）它是来找人的。

常 明 呵？离开日本多远了？

大 副 十七个小时，快一半航程了。

常 明 一定要把鸽子救活，全速前进！

大 副 是！

〔音乐起。纱幕上推出剧名：“飞吧，鸽子！”

歌声：

飞吧，鸽子！

飞吧，鸽子！

高高的蓝天任你飞翔，

深深的海洋伴你歌唱。

冲过暴风雨啊，意志更坚强。

越过万重浪啊，昂首向前方！

飞吧飞吧，飞吧飞吧。

向着红旗，向着祖国，向着太阳！

飞吧飞吧，飞吧飞吧。

向着光明，向着未来，向着五洲四大洋！

## 第 一 幕

〔新长征开始的第一个春天，东海某岸。

〔一幢白色的海滨别墅内外。这里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海关大楼，过去被称为“洋关大楼”，现在是东宁港建设指挥部的接待室。房屋建筑是英国式的，白色的墙上爬满了“爬山虎”。门前有一宽大的阳台，有台阶延伸下来。别墅对面是一座绿色的山坡，连接着正在施工的卧鱼山。房屋正中有一排落地的玻璃窗，窗外碧绿的海水波光粼粼。海面泊着各种建港的船只。舞台的四分之三处是室内，有门通办公室和楼上的宿舍。室内陈设着沙发、茶几等，墙上张贴着未来港口的立体、平面示意图及其他宣传画，室外有路通工地和海堤。

〔在远洋货轮的汽笛长鸣声中大幕徐徐拉开。

〔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，远处各种船只的汽笛声伴着施工的马达声。

〔稍顷，“延河号”船长常明抱着自制的鸽子房提着旅行包向工地走来。

〔一阵施工爆破的警报声响，一个身穿渔民服装、

腰系军用皮带、头戴安全帽的姑娘跑上，她叫海芹。

海 芹 （向常明跑去的方向大声呵斥）快跑！快跑！快进安全线！（显然对方并没有执行她的口令）回来！回来！（对方仍不听她的，她猛地跑下去把常明拉了上来）快卧倒！

〔口令刚落，一阵震天的排炮，随即而起的是硝烟和尘土。

海 芹 （怒气冲天地）怎么搞的，为什么不听指挥？这是爆破，石头可不长眼！

常 明 （看着海芹的神气觉得挺好玩）炸药认人，它同我是老朋友了！……

海 芹 你严肃点儿好不好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谁都要听安全员的指挥么？你又不是外国来的！

常 明 我是外国来的。

海 芹 开什么玩笑？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
常 明 （指海上）“延河”号。简直比海关检查员还厉害。

海 芹 （打量着常明）你真是从外国来的？请先到接待室吧，那边在施工，不能去。（去接东西）

常 明 不，我自己来。

〔海芹引常明走向接待室。

海 芹 （向内室）小丁，小丁！

〔常静之从施工现场回来。

海 芹 常副书记!

常 明 妈妈!

常静之 小明，我派车去接你，怎么没接着？是海芹带你来的？

常 明 啊！你就是林海芹？外号叫东海辣椒的？怪不得……

海 芹 （直摇头）可别这么叫我！

常 明 真是名不虚传，是有股辣味儿！

海 芹 你怎么知道我的外号？

常 明 你哥哥和我在一条舰上当过兵。我跟你爷爷也是老相识了。

海 芹 你认识我爷爷？

常 明 前年，我还在东海舰队，你爷爷在我们舰上讲过他支前解放舟山的故事。

海 芹 真的？

〔远处又响起了一阵震天的排炮。〕

常静之 （关切地）工地的炮声不习惯吧？

常 明 不，我就爱听这炮声。以前在岛上打坑道也是这样的，好几年不听还怪想的呢！

海 芹 这是开山的排炮。

常 明 不，（诗意地）是礼炮！

海 芹 礼炮？

常 明 这是新长征的礼炮，鸣起这样的礼炮，四个现代化就来得更早了！

海 芹 呀，你说得太好了！跟作诗一样！（意识到感情太暴露了，不好意思地笑着跑下）

常 明 （向内）跟你爷爷说，回头我去看他！

〔汽车声，汪逸飞上。〕

汪逸飞 是常明船长吧，我开车去接你，你倒先来了。

常 明 真对不起，要你白跑一趟。

常静之 工程办公室主任汪逸飞同志，我们自己的专家。

汪逸飞 哪里哪里，前几年是臭老九，白专道路的批判对象，只有现在才……有了春天。

常静之 春天才刚刚开始呢，（向内室）小丁，把“港工情报”拿来。

汪逸飞 “港工情报”？

常静之 你那篇论文在国外用十六国文字发表了，祝贺你啊！

小 丁 （拿着“港工情报”上）汪主任，该请客啦！

〔汪逸飞欣喜地接过翻阅。〕

常 明 （玩笑地）在国外凭这篇学术论文就能当上博士！得诺贝尔奖金！

小 丁 （逗趣）哟，那就有汽车和别墅了！

汪逸飞 哎，哎，别逗了……（谦逊地）还是多向远洋船的同志学习，他们见多识广，是实现现代化的先行官嘛。

常静之 我们天天想，夜夜盼，就等着你们把设备运到……

常 明 我们也着急呀，您知道我们远洋船员是多么迫切地

盼望祖国早日实现现代化啊！在西德、在罗马尼亚、在日本，看到国外的先进技术水平，心里真是急啊！在罗马尼亚的一个港口，我们看到普通农民家里都有彩色电视机，有地毯，……日本有些岛屿除了岩石什么都没有，可他们就在悬崖峭壁上盖起十几层的大楼，在房子里种水稻。

常静之 在房子里种水稻？真新鲜！

常 明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有党的领导，自然条件也比他们好多了。……如果我们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，速度肯定比他们快！

汪逸飞 你们在国外见得多，应该把这些体会和我们工人谈谈。

常静之 （风趣地）可别让国外的香风吹晕了头啊！

〔电话响。

汪逸飞 （接电话）喂，嗯，……好，就去。（挂电话）港务局卸货的老师傅们已经到了。老常，你们母子好好叙叙，我去一下。

常静之 回头别忘了接李指挥！

汪逸飞 忘不了！（下）

〔传来歌声。歌声中工人们过场。林大爷拉着一辆水车往现场去，海芹推车跟在后边。

常 明 （发现林大爷）林爷爷！

〔林大爷未听见，仍使劲拉车。

海 芹 爷爷，小常同志叫您呢！

林大爷 啊？你是……小常同志？

常 明 是我，林爷爷，您好啊！

林大爷 好啊，好，好！身子骨结实。就是有点耳背，九十啦！我还想看看现代化呢！你们为东海立了大功！

常 明 您那么大年纪还劳动，您也有功啊！

林大爷 闲不住啊，我当了一辈子船工，祖祖辈辈摇的是木帆船——

海 芹 （补充地）解放后才造起了机帆船。

林大爷 万万没想到我这把老骨头，还能在家门口见到自己的大轮船！刚才我看见你们运来的那个大家伙，叫，叫什么来着？

常 明 叫钢管桩。

林大爷 啊？啊，叫钢管桩，两人合抱那么粗，足有四五十度长啊，我想这桩都那么大，码头该有多大呀！等我送完水，到我家喝茶去！

常 明 林爷爷……

林大爷 说什么也得去，我家住进新房子啦！喝完茶我带你去看炸山、填海、造码头……

常 明 好，好，我去。

〔林大爷拉车下。常明在后面推了一把。〕

常 明 林大爷真好，九十了还在劳动。听说他是七十岁那年入党的？

常静之 是啊，老党员了……你看看，咱们这是一支多好的建港队伍啊！来自五湖四海，全国各地，过着战争